

不長不

幸

不

第

(藝文)

號



版出會進促育教民平華中

不幸

張山斜靠着鐵鋤，擡頭看了看天氣，舒了一口氣對他的同伴蘇求說道：『天多早晚了？……太陽已經偏西，總有五六點了吧。運氣，今天又平安過去了！』

蘇求微微的笑道：『我們莊稼人，沒有別的想頭，只盼雨水足，再太太平平的讓我們收個一二石，夠一年嚼用，也就罷了。可是這幾年的日子，真太難，不是天旱就是鬧蝗蟲，今年雨水還好，也沒蝗蟲，麥子長得還不錯。

可是前天又傳說要在這附近一二十里內開火，張山哥！這麼一來，可真沒有我們老百姓過的日子了！……

『誰說不是呢，只望那是個謠言吧！』張山說完，嘆了一聲，蹲下身子把鐵鋤頭上掛着的野草，扯了下來，就勢將鐵鋤背在肩上轉身問蘇求道：『完了嗎？老蘇！咱們一齊家去吧。』蘇求就提着半竹籃的紅蘿蔔同張山往村子裏去了。

他們兩人走到村口的時候，碰見今年的新村正劉奇。他們照例的招呼道：『村正公事忙吧！今年咱們村子裏

的團防，聽見已辦好啦！』

劉村正點頭嘆口氣問道：『你們纔從地裏來，聽見什麼風聲嗎？……今年咱們村子裏，怕真要用着團防呢。聽說兵隊離這裏不過四五十里了……早晨似乎還聽見礮聲……』

村正說的時候，又有幾個人圍攏來，聽見這些話，大家都不由得鎖起眉頭，暗暗的心跳了。其中有一個青年農人，名字叫乙兒的閃開衆人，走到前排，向村正哈了哈腰說：『村正！我們應當怎麼辦呢！……團防的事，我也在辦着，人數雖是將就可以湊和，可是兵器

呢？』

村正用手搔着頭皮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『兵器……兵器這可就難了，』回頭向小乙道：『你去叫他們幫助你，挨家問問他們，誰家有現成的刀，或獵鎗，叫他們完全都交到團防長那裏，要預備分配着用，……我那裏只有一把六響手鎗，和一根獵鎗了，還有的就是兩把長了銹的解腕尖刀，那是從前殺牲口用的，急的時候，也只得充充數呢！』

小乙兒果然拋了衆人，同着人挨家去察看兵器了。

村正向大家舉了舉手道：『回頭團防辦公處見吧！……』村正說着，又嘆了一口氣道：『咱們莊稼人，除了規規矩矩種地納糧，何嘗經過什麼大陣仗，這一來可得想法子，防備，……這年頭的人真不走運，……』村正說完，就離開衆人往南去了。這裏的衆人也漸漸散了。

這幾天村子裏的人，都很着慌，夜靜的時候，常聽見隱隱的礮火聲，人人都不能安心睡覺。劉村正派了人，通夜輪流把守着村口，預備消息緊的時候，打鑼招集全村的人起來抵抗。但是這一夜，仍舊沒什麼事，平安的

過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蘇求和張山老早的到地裏去了。太陽晒在新長穗的麥子上，閃閃放着光。小乙兒也牽着老黃牛，在小河的旁邊啃青，河裏有幾十隻白毛鴨子，排列在水邊游泳。小乙兒擡頭看見蘇求高聲叫道：『蘇伯伯早呵！……昨晚上可夠瞧的，全村的人差不多都沒睡穩，幸虧沒什麼事，但願今天還得平安過去！』

蘇求點頭道：『小乙哥！你昨天察看兵器到底有幾件？』

小乙嚷了一聲道：『蘇伯伯別提了，咱們一村子百十幾家，也不過五六十把獵鎗，和一二十把解牛的尖刀，膳下的就是斧子鋤頭了，……有手鎗的人家，更少了，統共不過兩三把。本來嗎，誰平常日子想起預備兵器幹麼?!……』

小乙兒正說得高興，那黃牛忽然走過北山去了，小乙也顧不得再說了，赶忙追下去。忽然聽見遠處砰的一聲，接着又是霹靂拍拍響個不了，正像三十晚上放爆竹送年的情形。村子裏的狗，聽見響聲，也不住的狂吠起

來，東響西應。村子裏的人，頓時亂忙起來。小乙兒趕着老黃牛往村裏奔。走到田隴的時候，只見張山嚇得腿都軟了，蘇求也喘着氣。小乙兒叫道：『大約是那話兒來了吧！快走呀，還怔着作什麼？』

蘇求拉着張山和小乙兒沒命的奔到村子裏，劉村正已經在村口，分派把守的人，並且他們還預備了許多的茶水和饅頭，給那些潰兵吃，望他們不要糟踐村子。

這時村子裏真亂極了，女人們嚇得臉色灰白，上下牙齒相戰，有的躲在屋裏流淚，孩子們都伏在娘的懷裏，

不敢高聲。

村口被團防把守得十分嚴密，遠遠的聽見人喊馬嘶，孩子哭，女人慘叫。幾個潰兵，有的軍帽歪在一邊，有的光着頭，身上的衣服都不整齊，也有還染着血，東倒西歪的往村口來。村正派了幾個雄壯會說話的農夫，老遠的迎上去說：『老總！辛苦！在這裏休息休息，吃點東西再走吧！』就有人搬過木橈來，讓那三四個潰兵坐了，有送茶的，有送饅頭的，非常恭敬的接待他們。那幾個潰兵吃飽了還想發作，看見那村子一隊隊的人，

都雄赳赳把他們圍在中間，知道不是好纏的，只得從竹籬裏，又拿了幾個饅頭，揣在懷裏，狂叫着道：『他媽的，吃飽了走吧！』於是像幾隻兇獸似的，歪歪斜斜奔鄰村去了。

這幾個潰兵才打發走，不到一盞茶的時候，又聽見連珠鎗響，跟着又來了一大羣潰兵。這些人更難看了，白眼球上滿網着紅絲，咧着嘴，喘着氣，直奔鄰村去。他們舉起手鎗來，老虎抓兔子似的，向那些村民擊放。這村子裏的人，一向都沒有團體的組織。這一來，只嚇得

東奔西跑。那些潰兵看見村民這種怯像，更作威作福的跑進人家，看見吃的就張開大嘴，死命的往裏填，幾乎填得閉了氣，填夠了倒在床上，便呼，呼，呼，的睡着了。睡醒了，開箱倒篋的翻騰，只要是值幾個錢的東西，都拏着。那些粗笨的傢伙，點起一把火來燒了。他們看着這霹靂霹靂的火花飛舞，彷彿是打了勝仗，嘻着嘴狂笑，就像黑夜裏的貓頭鷹怪叫的聲音一樣。他們挨家禍害够了，又要想找幾個女人開開心。

這幾天全村裏的人，一個個都嚇得失魂落魄，到處都

是人哭鬼號。就只劉村正那裏，幸喜有團防，因此村子裏沒受什麼損失。但是田裏纔長出來的麥穗，也早就被他們踏踐得東倒西歪，忙了一春一夏，結果只落個空。蘇求和張山的兩塊地，更踏踐得苦。他們兩人等那一隊潰兵過去後，就悄悄走出來張望，看見他們的麥田的麥子，被潰兵踏踐得稀爛，心裏真好像被刀子割了似的，又是痛又是恨。不但半年來日裏雨裏所受的辛苦是白饒了，並且下半年的日子又怎麼過呢？蘇求想到傷心的時候，不覺眼圈一紅，落下淚來，拉着張山的手，哽咽着

說道：『張山哥！你瞧啊！那一排的麥穗不都焦黃了嗎？我們前頭看看去吧！』張山心裏也是一樣心痛那麥子，於是兩個人什麼都忘了拏，只是空手奔到麥田裏去，把那些連根拔起歪在一邊的麥子，又從新放正了覆上土，有的已經是乾死了，蘇求拏起來，用手指掐了掐，裏頭已經長了些肉了，若是再長下去，一定很肥茁的，現在乾死了完了。張山一見也禁不住一陣傷心，眼淚都滴濕了麥穗。

蘇求和張山從吃完午飯，到麥田裏來，直到傍晚了、

還是不忍離開這裏。兩個人流一陣眼淚，嘆息一陣，又去將那沒有死的從新種一頓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從南邊又來了一大羣潰兵，正是往蘇求他們那個村子裏去的。蘇求藏在麥梗後面，拉了拉張山的手說道：『又不定是怎麼回事了！』

這時他們也不敢回到村裏去，隱隱聽見村子裏放鎗聲音，和狗吠，孩子們哭的聲音，又看見許多人往外跑。蘇求正想迎上去問一問消息，只見一羣惡魔似的潰兵，怒狠狠向前來，看見蘇求隨便把手裏的鎗機一搬，蘇求

只聽耳旁砰的一聲，一個彈子正從他腰部穿過，他呀的一聲倒在麥田裏了。

那一羣的潰兵裏，有一個狂笑着道：『他媽的了賬！』其餘的也都嘻嘻哈哈的笑着走遠了。

張山見蘇求被他們打死，益發嚇得不敢動身，只伏在麥堆裏發抖。直等到這一羣人走遠了，他纔從麥田裏爬了起來，向天嘯了一口氣，心還不住的跳，東張西望半天。又聽見村子裏已經安靜多了，他纔走到蘇求睡的地方，只聽見蘇求在那裏哼哼。張山握着蘇求的手道：

『蘇求哥你覺得怎樣？……鎗子打到那兒啦？』

蘇求一邊滾，一邊道：『從腰裏穿過去，哼！……這

個年頭，活着也沒活路，死了倒乾淨！只是難爲了兒女和他們的娘……張山哥你快回去叫他們來，把我抬回去吧。』

張山應了就趕忙奔到村裏，頂頭就遇見小乙兒，就

嚷道：『小乙哥！禍事，蘇伯伯被潰兵打了一鎗，怕不濟事了，你趕快去通知村正，我還要到他家裏報信呢。』

小乙兒聽了這話，怔了一怔叫道：『天呵！這可完

了！』

張山也顧不得聽他，忙忙奔蘇家去，剛走到門口，已聽見蘇求的女人，在放聲痛哭呢。張山一直走到院子裏，叫道：『大嫂子爲什麼煩惱？』他問着的時候，已看見土坑他的小兒子，直挺挺的躺在那裏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氣，只得壯着胆，硬着心腸，把蘇求受傷的話告訴了她。

那女人一聽這話，更號啕大哭起來，也顧不得床上的死孩子了，忙忙跟着張山奔到麥田裏。蘇求已痛得昏了過去，他的女人連哭帶喊的，又把蘇求叫回來了。

這時村正，小乙，還有許多村人，聽了這消息都拿着燈籠來了，看見蘇求身旁一大塊血水，蘇求的顏色十分慘淡，嘴唇也成了白色，睜眼看了他的女人，只不住的流淚，話已是說不清楚了，只模糊聽着說：『麥子都焦了！』……說着呻了一聲，不久就噤了氣。

他的女人抱住蘇求的尸首，喊天叫地哭得昏了過去。這消息早已傳遍了全村，陸續又來了許多人，把蘇求的女人勸了回去，當夜用一張蘆蓆把蘇求的尸首蓋了。村正派了幾個人守着，第二天同着他的小兒子的尸首一齊

掩埋了。

戰事漸漸的平定了，各村裏的人纔敢露面，到地裏作活。蘇求的女人，因為痛她丈夫，想她兒子，不久也得病死了。

這一天小乙兒又牽着他的黃牛，在河邊喂草，不見了蘇求，只有張山一個人，在那裏低着頭割草，小乙兒不禁嘆氣向張山道：『張伯伯，這日子真是越過越難，……蘇伯伯好好的一個人，竟死得那麼苦，……聽說他家的小兒子，也是被兵嚇死的，這種年頭，真是叫人沒法過』

呢！……』

張山被小乙兒惹動了心事，由不得擦着眼淚道：『這種年頭，誰都保不定怎麼死呵！……你瞧着今年誰家都不用打算收多少，有的是活不成呢！……倒不如你蘇伯伯死了，也就少受些活罪！』

小乙兒聽了這話，眼圈由不得也紅了，停得半天纔說道：『張伯伯這話可真是的呢！我們一家子五六口人，可不全指着那十來畝地過活嗎？你瞧東南角上那塊不是？那上面活着的麥子可夠一石？我娘昨兒也哭天怨地

的在那裏鬧呢！……喂！張伯伯，今年咱們因爲辦了團防，便宜多了！昨天晚上我姊姊帶着三歲的外甥逃了來，那樣的狼狽，真叫人心酸。姊夫上月到京裏去，只賸她和一個六十多歲的婆婆在家。那天下午去了一隊潰兵，挨家搶個夠鬧個夠，臨走還放了一把火。全村子燒得十家沒留下一家。那些逃難的男男女女，一頭哭一頭奔。她婆婆和她一齊出來的，不知怎麼一轉眼擠得不見了，我姊姊急得什麼似的，那形影可真叫人慘得很！張伯伯，我們老百姓往後還有日子過嗎？不是我說句犯法的

話，這種年頭，實在是逼得人要去作土匪強盜呢……」

張山繃着眉搖頭道：『小乙兒，你嘴裏放謹慎些吧！』

……『小乙兒被張三說了一句，也打不起興趣再往下說了，噙了一聲站起身來，牽着老黃牛倒騎牛背走了。

張山放下鐮刀，仰着頭對着小乙兒的背影看了半天，由不得嘆道：『唉！真是不幸！』臉上的顏色由黑紅變成青白，眼圈紅着，無精打彩的回家去了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
廿一年七月

初版
再版

不幸(一冊)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著作校訂者

黃廬隱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部

陳筑山
熊佛西
趙水澄
堵述初

瞿菊農
熊子滌
謝剛主

出版者
臨時印刷者
發行著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攝華印書局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
